

# 外婆

有一种温暖叫老家的味道,有一种美味叫外婆的家乡菜。

小时候,我对外婆有一种最亲的感觉。在外婆的小茅草瓦屋里,总是弥漫着一种温馨暖和的味道,仿佛那一种美味就是来自于外婆做饭菜的手艺。

我是被外婆带大的孩子。在古镇那条叫鳅鱼巷的小街边上,我总是轻轻地数着一块块滑溜的青石板,围着外婆家门前的小花圃,嗅一嗅不知名的花香,跳一跳橡皮筋,然后高高兴兴地跑来跑去。吃惯了外婆做的美味菜肴,对外婆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特殊感情。

春天来了,春雨悄悄滋润着美丽的三月,粉蕊的桃花漫山遍野盛开。外婆带着我,到桃花山上挖竹笋、摘椿芽,掐回榆钱花和柔嫩的艾草尖。我最喜欢外婆煎炒的嫩竹笋片肉丝,也最喜爱外婆做的嫩椿芽儿煎蛋。外婆油煎的艾草馍馍味道,清香的感觉让我至今难忘。

在外婆春天的餐桌上,总是流淌着我儿时美味佳肴的记忆。

仲夏夜,微风轻摇着门前的垂柳丝,我坐在茅屋檐前的独木凳或竹椅上。白色栀子花开了,外婆轻轻摇着蒲扇,摘下一些栀子花,放在房间里,或拿一些热水给我洗浴。清香的栀子花,仿佛沁透了我的整个人生。这寻常的动人之处,让我和外婆的生活变得浪漫了三分。

秋雨滑滑地滴落在青瓦房檐上时,我总爱站在屋檐的青石阶沿上,看毛毛虫在树叶上蠕动。这时,我把小脚趾伸进雨水里浸泡,有一种清凉的感觉滑过心尖;这时,外婆会戴上老花眼镜,坐在“吱嘎”作响的竹椅子上,给我缝制新的花花布鞋。

我饿了,外婆从屋后的果树上采下一个最大最鲜红的石榴果,轻轻放在青石板案几上敲开,把一颗颗红宝石般晶莹剔透的石榴果肉堆放在果盘里。外婆取出一小粒鲜红晶莹的石榴籽,轻轻放进我的嘴里,清甜的果汁沁进喉咙,耳边响起外婆的歌声,那是我最初熟悉的经典儿歌:“排排坐,吃果果,你一个,我一个,妹妹睡着留一个……”

立冬时节,茅草瓦屋总有一种温暖的感觉。外婆给我穿上厚厚的棉衣,提一个竹篾小烘笼放在我面前,烘笼的热气蔓延在我通红的小手间。这时,外婆喜欢给我讲她小时候的故事。外婆说:“我小时候,我的外婆也很疼爱我,她总是在寒冷的冬天,在灶眼里滚烫的柴火灰中,埋一个红心子的红苕。当我有点饿了,外婆就从柴火灰中扒出红苕,拍去柴灰。那种香甜的感觉,我至今还记得。”于是,我就要外婆给我也埋一个红苕在滚烫的柴火灰里。

寒冷的冬夜,我总是喜欢紧挨外婆坐在茅草瓦屋里,打开电灯,亮光顷刻间照彻了漫漫黑夜。外婆怕我受冷,让我坐在雕花木床的被窝里。我心里充盈着外婆慈爱的滋味,看着外婆穿针引线,为我缝制衣扣。

清晨,外婆做好早饭,让我赶快起床,把连夜刚做好的布鞋给我穿上,让我趁热吃刚买回来的豆浆油条。在心满意足中,外婆牵着我的小手,领我走进小学校的大门。

斗转星移,一弯静谧的毗河水潺潺流去,生活始终是平淡而幸福的。多少个日日夜夜,外婆茅草瓦屋弥漫的温馨炊烟,总是缭绕着她的苦竹林和小菜园。每当厨房里响起碗碟的声音,我就知道瓦罐里面,外婆正为我煮着我喜欢的肉圆子汤。

温馨恬淡的岁月,伴随童年的时光一去不复返。也许,每个人总有一天会把童年记忆存放在心底,然后离开小镇的茅屋瓦舍,去寻找属于自己的远方。虽然最亲的外婆已经离我而去,但在她远去的数十年里,我嘴里仍然溢满了外婆的味道,还有那棵石榴树上果实的清甜。

□ 谷春霞

# 恩阳新时光(组章)

散文

□ 谢艳阳

## 古镇写意

阳光嵌进恩阳河,折入悠闲的水底,白鹤托起远走的时光,回到古镇初夏的葱郁岁月。

川东北,米仓古道线段,第一古镇——恩阳。千年郡县满足了“早晚恩阳河”的心灵驿居。近40条古街30多道幽巷,留住历史的精心制造,彰显风流人物的智慧和崇尚。

穿斗木,单双木柱檩梁,竹篾夹土,四合院。养育历史的烟火,也滋润着现代人的生活。

嵌花、屹林、飞鸟、屏雀、虎寐,精致的木雕窗,打开楼宇的视野,倚窗看川流、听吆喝。绕梁之音,在时空里一次次回响。

吊脚楼上,小女已成娇,花衬衫扣不住一缕阳光,格窗轻开。拾级而来的青石条路上,一块块石板,数着快乐的目光。几许期望中,那个入梦的人还在磨蹭。

一声声唱腔,演绎古镇的前世;一声声吆喝,倾出今生的古镇。幸福的日子在高挂的红灯笼里,红红火火印证;美好的生活在楹联的红底黑字中,无遗地溢出。

炊烟从瓦缝中飘出。一只鸟站在历史的瓦片上,想着给天空取一个名字,展开翅膀飞向瓦蓝。

起凤桥连接古今恩阳,前世是正道和爱情的演绎,今生是架起恩阳人通往梦想的桥梁。

## 章怀山的守望

如果不是李贤,李贤又不是太子,太子不贬至巴中,章怀山许是今天仍谓天平山。在唐朝的时间里,没有人想到一座山会在今天成名,而且是因为太子的守望。

太子立岩吟诵,清风为他的苦案广播,岩石为他佐证养晦。这一份用心,只有志贤的人,才能走进心境。幻想有朝一日袭父位、谋民生,但在伦理裹挟的皇权里,幻想却蓄意破灭。

一个母亲断然般地索回儿子的最后一次呼吸,一道“密授”封住了章怀山留在太子耳中的松涛声,并静止了他眼里草叶的摇曳。茅屋孤灯渐灭,只影无意成双。

谁知道四年多的等待成煎熬?

谁知道朝朝暮暮守望成游魂!

青山依旧在,故人已成忆。子离离,瓜已摘,谁说藤蔓不带根?某一处的草或树,不用构思,就能讲述一段岁月的叹息。

八十二洞,山的眼睛,惯看万象漫生。暗中听水的声音,洞口的明亮来自晨起的太阳。洞的串联,成为山体强大的肠道。

七十二包,人为峰。故人已成峰中树,地上草,以文旅的方式荫护一个地方的乡村振兴和追忆者的勤劳与智慧。

## 义阳山的云天

红梅,在义阳山与穷潦的书生演绎一段爱情传说。道观的义举叠加往事的神奇,佐证正道终归在人间。

初冬置身,薄雾踏行义阳山。一步一步的石阶,众人昂首拾级。入山顶,伫立红梅阁,托手云天。一缕阳光淡淡的,从神坛上散下来,草叶的温度滑过指尖。

信步丛林间,幻想着再遇红梅仙子,不惧时空阻隔;却也有些惶恐,在蟒化的三山里,总以为会成其为裹腹之物。悬在空中的几声鸟鸣逐渐消失在云层里,七级浮屠半披着唐代的面纱,依偎着今朝的回想。

普贤寺的钟声还在昨夜沉睡,轻烟和薄雾交换着别人的诺言,寄托上升了一个层次,在别人的世界里。

读书台保持着石板在初冬的温度,那个伏案写《斩巴蛇》剧本的人,一觉醒来,整轻装,踏上旅程,开始寻找写恩阳文旅融合的题案。

## 恩阳河

八百里秦川,顺脉向南,米仓古道的细流,恩阳河漾起波澜,把夏日阳光点缀得粼粼轻翻。

浣衣女已入庭院,极少的时光回味,听河水静流,看手机里千姿百态,任自动洗衣机净一世尘土。

划船人已收桨,不为捕鱼,更不为渡人。帆船已成古,电流助水流。见三两垂钓者,只为趣而难涉子牙之谋。

河滩上的卵石,阳光的温度被清澈打了折,鱼虾自由着,忘了昨日的疼。

沿岸古镇的月季花,完成了一个时代的使命,成为一代人带点忧伤的记忆。那些不规则的青石码起的石墙,有过的青苔、稀草,成为留念。那些水仙花不见了踪影,芳香不见,唯见路飘的香水味,惯常之举。

儿时玩伴,不再相约戏水恩阳河,灌足的清流渐长着深度。

如果有约,请走新的启凤桥,不策马,不驾车,不乘舟,不踏歌。曾经的马铃声正在水底诵读一段没有经历过的爱情传说。

恩阳河,无关早晚,不舍昼夜,无论你在,或不在,它仍然据四季而流,向远方,逐梦。

# 自行车的回忆

□ 何一东

1980年代,能有一辆自行车不太容易,好一点的自行车凭票买,价格不菲,要花100多元。当时,男婚女嫁的人最想得到的,莫过于“三转一响”:自行车、缝纫机、手表和电视机。可见自行车的分量。

大约是1980年代后期,我买了一辆凤凰牌自行车,而且是全链盒(全罩,可以防尘防水),比半罩自行车更时尚。拥有这样一辆自行车,我兴奋的心情难以言表。周末或假期,我把自行车擦得亮晶晶的,换上比较时髦的衣服,然后和好友二三骑车上街,十分拉风。

那时候的自行车,后面都有架子,既可以放东西又可以搭人。当然,我最不喜欢搭体重超标的男生,他们一坐上去,自行车都要左右摇晃,如果不把龙头掌稳,可能两个人都要倒下去。我对女孩搭车则是开绿灯的,尤其是漂亮女生,身材窈窕,搭着她们,心中洋洋自得。

1989年秋,在峨眉山相识的女友敏,时隔一年半从上海来成都。我和她相约晚上在提督街的假日酒吧见面。我骑着自行车从沙河铺赶到提督街,见到了敏。在酒吧坐了一个小时,敏准备到我住的地方看看。

那时,成都公交车的线路不算多,出租车也很少。敏笑道:“我还从没坐过脚踏车,今天试试吧。”我说:“你没坐过,恐怕不习惯哦,而且路比较远。”她挽着我的手臂,哈哈一笑:“我想尝试一下。”

于是,我骑上车,放慢车速,掌稳龙头,叫敏坐上来。敏显然没搭过自行车,试着上了两次都没坐上来。第三次,她终于坐上了,准确说,是跳上来的,力量很大,我差点把握不住龙头。

敏坐在车上,一边观赏成都市区夜景,一边赞扬我的车技:“你的脚踏车骑得真好,很平稳呢。”我有点飘飘然:“哈哈,我骑了10多年,技术肯定好!”不过,我知道,这是市区,蜀都大道宽敞平坦,等会到了沙河铺那边,沙河边的小路就凹凸不平了。我笑道:“你准备好先甜后苦哦。”

有美女坐在车上,虽然增加了100多斤重量,可我骑车丝毫不觉累。蜀都大道骑完,到了沙河边那段路,虽然我尽量骑得慢,但还是有点颠簸。我感到敏将我的腰搂得更紧了。骑到中沙河铺的陡坡,我只好叫敏下车。她掏出手帕说:“你骑累了吧?脸上都出汗了。”边说边给我轻轻揩汗。那一刻,我真的感到了什么是爱的甜蜜。

那个时候,沙河铺还是像农村一样的郊区,鸡鸣狗吠。迎着几分凉凉的秋风,骑行在路灯黯淡的小街,望着天上那一轮明月,想起和敏的相识,想起这一年多的书信往来,想起今后必然的分别,我的心中五味杂陈。

多年后,每当听邓丽君的歌《今夜想起你》,想起那晚用自行车搭着敏穿行在成都大街回沙河铺的情景,我就有无限感慨,无限怅然,感受如歌词一样:“月亮那样美丽/月亮不是你/照在我的身边/没有你的情意/你曾给过我欢乐/给过我甜蜜/时光一去不再回来/留下无限回忆/谁知道 谁知道/今夜你在哪里/谁知道今夜我在哪里/看见月亮/叫我想起/想起你的情意。”

前两年,我和家人到上海一游。夜晚,漫步外滩,凝视着两岸灯光璀璨的黄浦江,想起敏,心中似有千言万语,却难以倾诉。我知道,曾经的美好定格成难忘的回忆,唯有对她真挚的祝福永远不渝。